

# IDEAT 理想家

CONTEMPORARY LIFE

## Design

Aldo Bakker 最温和的叛逆者

Stefan Diez 举重若轻的设计师

## Lifestyle

上海：老厂房解构记

伦敦：旧屋脊下新风光

肯尼亚：现代主义的茅屋

## Trips

洛杉矶：美国梦，未完待续

山林原味



全国邮发代号：46-379

ISSN 2096-0093



N° 015 - July 2016 - RMB ¥35 , HKD \$60



## 一路回收，一路摇滚

“谈起现有的‘可回收设计’，人们获得的总体印象是简明却又无聊的。为什么它们不能是性感的，甚至是富于摇滚精神的呢？”紧凑的行程间隙，Enrico Marone Cinzano 在车上向我们“埋怨”道。在其新作亮相今年的香港巴塞艺术展与米兰设计周之前，《IDEAT 理想家》与这位自称“边缘的再回收设计师”共度了连续 12 小时的“沪上工坊一日行”，我们在途中进行移动式随机采访，并在工坊里亲见了各种弃用之物如何在他手中再获新生。

采访、撰文 Simone / 采访整理 木夕 / 摄影 Anne-Gloria Lefèvre



左页 / 在对比画廊位于奉贤南桥的仓库里，Enrico Marone Cinzano 刚刚打开 Geode 长案的包装木箱。经过工匠手工打磨的钢制表面像钻石的切割面一般，在不同角度中折射出不同的效果。1/ 回收来的五金部件，再加上在 Stellar Works 工厂里找到的边角皮料，奠定了 Flat Pack 座椅的“摇滚风格”。2/ Enrico 与 Stellar Works 的工厂负责人正在讨论 Flat Pack 座椅折叠处的细节。据 Enrico 说，他在 6 岁时就曾想过要设计这样一把椅子。



清晨 6 点出发，抵达浦东机场 2 号航站楼后，与艺术家杨丹凤一起接上风尘仆仆刚下飞机的 Enrico Marone Cinzano —— 不及作任何停留，我们便直接动身前往南汇的一家木工作坊去查看他作品的制作进度；旋又紧随其后，赶赴位于奉贤南桥的对比画廊仓库去检验另一批作品的完成情况；当再从 Stellar Works 坐落于嘉定工厂回到上海市区时，已经是傍晚 6 点……然而，如此繁忙紧凑的工坊一日行，也不过是这位意大利设计师的旅途常态，换言之，这应该只能算是他工作过程中的“冰山一角”。



回溯当初，2014年6月，在 Art Basel 结识对比窗画廊的主人林明珠之后，Enrico 当即就制订了7月出行中国的计划。在那三个多星期的旅途中，通过画廊以及丹凤的协助，他第一次走访了中国不同地域的瓷器、陶器、漆器、刺绣、木工等手工作坊与工厂。这一程对于中国工艺与制造现状的全面考察，绝非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猎奇。曾经在金融房地产业叱咤风云的 Enrico 是个实干者，这次行程所带来的可能性，对他而言，早就了然于胸，而他的创作构思也在这次以及其后多次的中国之行中变得越来越明确。

事实上，这样的行程也曾发生在伦敦、米兰或是其他地方，这取决于 Enrico 能从哪些工坊找到有趣的回收材料。一切都是始于材料的“猎取”，无论其项目的具体实施地是在哪里。材料，作为第一步解读这位设计师作品的关键词，一方面确凿证实了它们“再回收”的出身，一方面又随机赋予它们迥异多变的性格。当时还在南汇木工坊里有待最终一步精细打磨的 Fibonacci 咖啡边桌、双器柜、衣帽架……实则都是由上海老房拆除时遗留下来的榆木横梁打造而成；画廊仓库中刚刚拆箱验收的 Fibonacci 长桌和 Geode 长案用的是回



1/ 抽屉的边线在柜子的立面上纵横交错，如同汉字笔画般，组成“双囍”的汉字结构——这就是双囍柜的由来。2/ 双囍柜上的浮雕图案，很多源自自身，均由木工作坊里的工匠手工雕刻而成。完成雕刻后，再施以蜜蜡和中国大漆细细打磨，才会产生迷人的木质光泽。3/ Enrico 在最后检查骷髅衣帽架的完成情况。4/ Fibonacci 长桌的桌面，所使用的材料是回收玻璃、钢材以及原来卡车的滚珠轴承，桌脚是由收自中国西南部的木化石加工而成。

收钢材与玻璃，以及 Enrico 从中国西南部无意取得的木化石；而 Stellar Works 的工厂在家具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皮料也直接促发了 Flat Pack 桌椅系列的诞生。既要保证作品的“回收”基因，又要与不同工坊的工匠进行旷日持久的大量沟通，以期完成各种部件或是家具的制造——在这样的基础上，意图做出优质作品并非易事。然而，在 Enrico 看来，在时光流转间，等待并目睹那些废弃之物逐渐脱胎换骨，嬗变成秉性各异的设计物件，这样的过程无疑是令人着迷的。虽然，为此，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必须往返中国数十次。几乎每两个月，他都会在这个创作的“新大陆”待上十天半月。而几乎每一天，他都可能会需要与不同的工匠展开激烈程度不同的“辩论”。“工匠有时就像艺术家，让他们一起协同合作并不容易。”Enrico 如是说。但也许，对于需要实现 Enrico 设计的工匠们而言，这个制作

的过程也同样是他们匠人生涯中的晋级挑战。

“在我的设计里，永续性必须是首要的考量。可在今天，为了表达永续性，设计师还需要另辟蹊径来刺激人们的大脑，所以，我的作品是为了引发人们思索而设计的。它们看上去叛逆颠覆，甚至有点 toxic，绝对不像是人们固有印象中的环保设计——这点非常重要！有人甚至因此怀疑我究竟是否真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但我却喜欢这种反差。”确实，无论是立面布满了 16 个骷髅浮雕（Enrico 还特地为每个骷髅设计了一顶独一无二的帽子）、以中式榫卯结构制作的双囍柜，外观仿似外太空飞来之物的 Geode 长案，还是机械朋克感十足 Flat Pack，件件作品都完美地例证了，在 Enrico 这里，再回收设计可以是“性感的，并富于摇滚精神的”。与此同时，伴随着如同魔咒般的斐波纳契数列（Fibonacci sequence），神秘而又隐晦地呈现在几乎每一件作品上。